

楼含松 主编

中國歷代家訓集成

⑤

樓含松敬署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國通史綱要

中國通史綱要

錢穆 著

卷一

中國通史綱要

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楼含松 主编

中國歷代家訓集成

明代編三

5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 楼含松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40-1140-9

I. ①中… II. ①楼… III. ①家庭道德—中国
IV. ①K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774 号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楼含松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 址 www.zjguji.com

封面题署 龚鹏程

责任编辑 陈小林 吴 迪 路 伟

责任校对 余 宏 吴颖胤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31.125

字 数 71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1140-9

定 价 1200.00 元(全十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本册目录

明代编三

药言	姚舜牧(2757)
训后	姚舜牧(2778)
支子家训	支大纶(2782)
李文节公家礼	李廷机(2787)
鸿洲先生家则	徐三重(2793)
唐文恪公家训	唐文献(2810)
廷尉公训约	何尔健(2820)
安得长者言	陈继儒(2825)
家儿私语	徐复祚(2834)
高子家训	高攀龙(2844)
居家仪礼	张一栋(2848)
讲宗约会规	王演畴(2870)
何氏宗规	何士晋(2872)
彭氏家训	彭端吾(2879)
耻言	徐禎稷(2880)
治家条约	庄元臣(2903)
庄忠甫家书	庄元臣(2913)
槐李徐翼所公家训	徐学周(2931)
女范捷录	刘氏(2934)
训子	费元禄(2940)
范家集略	秦坊(2951)
温氏母训	温璜(3142)

四礼约言	吕维祺(3151)
家诫要言	吴麟徵(3161)
铎书	韩 霖(3166)
家载	陈龙正(3218)
史可法家书	史可法(3258)
法楹	闵景贤(3267)
垂训朴语	陈其德(3275)
何氏家规	何 伦(3287)
宋氏家要部	宋 诩(3288)
宋氏家仪部	宋 诩(3305)
宋氏家规部	宋 诩(3325)
苏氏家语	苏士潜(3357)
庭书频说	黄 标(3369)
吴氏家规	吴时行(3370)

药言

(明)姚舜牧

《药言》(又名《计家训》《家训事理正论》《家训警俗编》)一卷,明姚舜牧撰。

姚舜牧(1543—1622),字虞佐,号承庵,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元年(1573)举人,曾做过广东新兴、广西广昌县令。著有《五经四书疑问》《乐陶吟草》《来思堂草》等。

《药言》共一百二十八条,为姚舜牧训示后人之作,既有他平日所爱的“父训教诲”,也有“所闻于故老”“所得于会晤者”的内容,而更多的则来自于作者本人对社会的洞察,以及长期的生活里累积的人生经验与心得体会。其主要内容包括治家、教子、处世等各个方面。作者在篇首便鲜明指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其主张是包含在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内的。在做人、治家方面,作者劝诫人们要正直、谨慎,穷当守分,富则惜福。在选择人生伴侣时,作者认为不能以贫贱或富贵作为选择的标准,而应当首重品性。在择业上,作者虽称“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但并不排斥以工商为生,而是认为选择任何一种工作,脚踏实地去去做就能有所得。

该书刊行后受到社会的关注,王三德《姚氏药言题辞》称:“此言心言也,此药心药也,天下用之而犹病心者寡矣。姚氏者,其圣门之国手,治世之大医王也哉。”即认为世道人心败坏,仿佛染上了病魔,此训可当作疗救世风的“心药”。

该书除《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的《来思堂草》卷十三载有全文外,常见版本还有《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杨婷婷)

此家训也,藏笥中,用示后人。今亦付刻,请正海内大方。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字。有八字，始克成人。

圣贤开口便说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便不成人了。孩提知爱，稍长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齿于人类也。

《戴记》载小孝、中孝、大孝，《孝经》载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终。终是教人做人，无忝尔所生。一孝立，万善从，是为肖子，是为完人。贤不肖皆吾子，为父母者切不可毫发偏爱。偏爱日久，兄弟间不觉怨愤之积，往往一待亲没而争讼因之。创业思垂永久，全要此处见得明，不貽后来之祸。

人但为子孙作牛马计，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之恩。诚一衣一食，无不念及、言及，使儿曹数数闻之，必能自立自守。久长之计，莫过是矣。

《斯干》之诗，说到鸟革翬飞、弄璋弄瓦，盛矣！然开首却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犹，能自守其基业、克开其子孙者。

兄弟间偶有不相惬处，即宜明白说破，随时消释，无伤亲爱。看大舜待傲象，未尝无怨无怒也，只是个不藏不宿，所以为圣。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怀仇隙，至有阴妒仇结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

兄弟虽当亲歿时，宜常若亲在时。凡一应交接礼仪、门户差役，及他有急难，皆当出身力为之，不可彼此推诿。

妯娌间易生嫌隙。乃嫌隙之生，尝起于舅姑之偏私，成于女奴之谗构。家人之睽，多坐此，是不可不深虑者。然大要在为丈夫者，见得财帛轻、恩义重，时以此开晓妇人，使不感于私构而成隙，则家可常合而不睽矣。“夫为妻纲”一语极吃紧。

一夫一妇，是正理。若年四十而无子，不可不娶一妾，然中间却有个处法。不善调停，使妻妒而不容，妾悍而难驭，安望其生且育哉？调停谓何？自处于正而已。

人人生子，不以为异。若论人生一个人出来，耳、目、口、鼻、四体百骸悉具，岂非天地间至祥至瑞耶？和气致，谓一毫乖戾生不来，即生得来，决非是个善物。

尝谓结发糟糠，万万不宜乖弃。或不幸先亡后娶，尤宜思渠苦于昔不得享，于今厚加照拂其所生，是为正理。今或有偏爱后妻、后妾，并弃前子不爱者，岂前所生者出于人所构哉？可发一笑。

蒙养无他法，但日教之孝弟，教之谨信，教之泛爱众、亲仁。看略有馀暇时，又教之学文。不疾不徐，不使一时放过，不令一念走作。保完真纯，俾无损坏，则圣功在是矣。是之谓“蒙以养正”。

古重蒙养，谓圣功在此也，后世则易为骄养矣。骄养起于一念之姑息，然爱不知劳，其究为傲、为妄、为下流不肖，至内戕本根，外召祸乱。可畏哉！可畏哉！

蒙养不专在男也，女亦须从幼教之，可令归正。女人最污是失身，最恶是多言。长舌阶厉，冶容诲淫，自古记之。故一教其缄默，勿妄言是非；一教其简素，勿修饰容仪。针指纺绩外，宜教烹调饮食，为他日中馈主。《诗》曰：“无非无仪，维酒食是议。”此九字，可尽大家姆训。

凡议婚姻当，择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其家法如何，不可徒慕一时之富贵。盖婿妇性行良善，后来自有无限好处。不然，虽富贵无益也。

《麟趾》之诗首章云“振振公子”，次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振振公族”。由子而孙而族，皆振振焉。是为一家之祯语，曰：“子孙贤，族将大，凡我族人共勉之。”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孙也。一有贵且贤者出，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人付托之矣。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敛葬及他有患难莫可控诉者，即当尽心力以周全之。此为人子孙承祖宗付托分内事，切不可视为泛常推诿。

族有孝友、节义、贤行可称者，会祀宗祠日，当举其善，告之祖宗，激励来裔。其有过恶宜惩者，亦于是日训戒之，使知省改。族人有不幸无后者，其亲兄弟当劝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其人或终无生育，即当择一应继者为嗣，切勿接养他姓，重得罪于祖宗。

《易》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立宗祠、创族谱，所以合其涣也。然不立祭田，恐后人或以无田而废祀，而立义田以给族之不能养者，立义学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义冢以收族之不能葬者，皆仁人

君子所当惻然动念，必周置以貽穀于无穷者也。范文正公自宋迄今，盖数百年矣，而义庄犹存，视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敢以是为劝为戒。

凡祠堂坟墓，须时勤展视，岁加修理，莫教大敝，始兴工作。若住居有一檐一瓦之坏，即宜活之，切不可无端土木，致倾贖业。语云：“与人不睦，劝人造屋。”此言最可省。祖宗血产，由卒瘞指据而来，生于斯，哭于斯，聚问族于斯，固其所深祝者，万万不可轻弃。倘以人众，不能聚居，即归一房居之，余各自为居处，切不可属之他姓。万一俱贫，不能支，亦宜苦守一隅，思为恢复之计。若有不才子孙，贪豪姓厚贖，先将受分投献，通族宜共击之。鸣官治以不孝之罪，旋以理抗势豪，莫为吞并。万万力不能抗，亦宜哀请乞存香火，是为贤子孙。不然者，恐不可见先人于地下，且亦无面目自立于人世也。

凡处家，不可不读《家人卦》。卦本风，自火出，文王只系“利女贞”三字，周公于初爻即系“闲”之一字。闲从门从木，门有挡木，内外始有关防。二爻系“无攸遂，在中馈”，申“利女贞”之意，然大纲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系“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固似太严，而嘻嘻可称家节哉？言妇则责在夫，言子则责在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责者。如是，始称是家。故四爻系“富家”以志顺，五爻系“假家”以志爱。然又须诚实而威严，可以常保得。故上爻系有“孚威如”之辞。象申之曰“反身之谓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圣人论家政，纲纪节目，曲折无遗盖如此。有家者，尚三复于此卦。

家人内外大小，防闲不可不严。凡女奴、男仆，年十岁以上，不可纵放其出入。而女尼卖娼等，尤宜痛绝。盖此辈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更有不可言者。周公系《家人》初爻云“闲有家，悔亡”。闲得定，然后成得家。此语时当三复。

待童仆不可不严，然饮食寒暑，不可不时加省视。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如棉衣蚊帐之类，皆当豫为料理。陶靖节遣一仆侍其子，曰“彼亦人子也，当善遇之”。此言大可深味。

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唯游手放闲，便要走到非

僻处所去，自罹于法罔，大是可畏。劝我后人，毋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养游手之徒。

凡居家不可无亲友之辅，然正人君子，多落落难合。而侧媚小人，常倒在人怀，易相亲狎。识见未定者，遇此辈，即倾心腹任之，略无尔我，而不知其所探取者悉得也，其所诛求者无厌也。稍有不愜，即将汝阴私攻发于他人矣。名节身家，丧坏不小。孰若亲正人之为有裨哉！然亲正远奸，大要在“敬”之一字。敬则正人君子谓尊己而乐与，彼小人则望望而去耳。不恶而严，舍此更无他法。

交与宜亲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以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支，甚则导之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

亲友有贤且远者，不可不厚加结纳，然交接贵协于礼。若从无知识者，不可妄相交结，自为卑谄之状。且与其费数金结一贵显之人，不为所礼，孰若将此以周贫急使，彼可支旦夕而怀感于无穷也。

睦族之次，即在睦邻。邻与我相比日久，最宜亲好。假令以意气相陵压，彼即一时隐忍，能无忿恨之心乎？积而久之，缓急无望其相助，且更有仇结而不解者。

尝见有势之家，不独自行暴戾于家。偶乡邻有触于我者，辄加意气凌轹，此大非理。吾家小人家，自无此事。或后稍有进焉，亦宜愈加收敛，不独不可凌于乡，即家有豪奴悍仆，但可送官惩治，切勿自逞胸臆，取不可测之祸也。

吾祖居田畔，邻人有占过多尺者，初不与较而自止。若与较鸣官，人必谓我使势矣。今傍近去处或有来售，应买者宁略多价与之，使渠可无后言。其或不然，即切近处所，视为官地、军地，自可息欲火矣。天下大一统，尚东有倭，北有虏，不曾方圆得。况百姓家何必求方圆，费心思，而自掇其扰害哉？

吾子孙但务耕读本业，切莫服役于衙门；但就实地生理，切莫奔利于江湖。衙门有刑法，江湖有风波，可畏哉！虽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险尤有甚于此者。

世称清白之家，匪苟焉而可承者，谓其行己唯事乎布素，教家克尚

乎简约，而交游一崇乎道义。凡声色货利，非礼之干，稍有玷于家声者，戒勿趋之。凡孝友廉节当为之事，大有关于家教者，竟即从之。而长幼尊卑聚会时，又互相规诲，各求无忝于贤者之后，是为真清白耳。

凡势焰薰灼，有时而尽，争如守道务本者，可常享其荣盛哉？“一团茅草”之诗，三咏之，煞有深味也。

谚云：“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起家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后渐流于荒惰，可惜也。《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起家的人未有不戒于俭，而后渐废于侈靡，可惜也。

居家切要在“勤俭”二字。既勤且俭矣，尤在“忍”之一字。偶以言语之伤，非横之及，不胜一朝之忿，构怨结仇，致倾家室。可惜勤俭之积之一朝废也。而况及其身并及其先人哉，宜切戒之！

唯清修可胜富贵，虽富贵不可不清修。

家处穷约时，当念“守分”二字；家处富盛时，当念“惜福”二字。

人当贫困时，最宜植立自守衡门之节。若卑谄于豪势之人，不独自坏门风，且徒取人厌，其实无济于贫乏也。

人须俭约自持，不可恃产浪费。到败坏时干求人，许多不雅，尚有未必得者。即得，亦须勉偿以完信行。否则，不齿于士类矣。尚恤诸！

无端不可轻行借贷。借债要还的，一毫赖不得。若家或颇过，人有借贷，无宁量力稍助之，切不可轻为借贷，后来反伤亲情也。若作保作中，即关己行，尤切记不可。

凡家稍充裕，宜由亲及疏，量力以济其贫乏。此是莫大阴骘事。不然，徒积而取怨，其祸且不小矣。语云：“积聚不散，必遭水火、盗贼。”此言大可自警。

凡燕会期于成礼，切不可搬演戏剧。诲盗启淫，皆由于此，慎防之守之。

丧事有吾儒家礼在，切不可用浮屠。

冠婚丧祭四事，《家礼》载之甚详，然大要在称家有无，中于礼而已。非其礼为之，则得罪于名教；不量其力为之，则自破其家产。是不可不深念者。

今人有戒特杀者，似为大过。然轻启宴会，多杀牲口，诚亦不宜。读苏子“号呼于挺刃之下”数语，当举箸不忍矣。

凡就医药，须细加体访，莫轻听人荐，以身躯做人情。凡请师傅，须深加拣择，莫轻信人荐，以儿子做人情。凡成契券、收税册大关节，须详加确慎，莫苟信人言，轻为许可，以身家做人情。

人须自保养，不使有疾。或不幸有疾，当自反其所以致此者，弗讳以忌医。既就医治矣，宜宽心以俟其愈，内勿轻信妇人言，外勿轻信师巫言，破费以倾其家产。

丙午觐行，遇萍乡尹韩眉山丈。说曾见年一百五岁者，问有修养之术否，回言：“未尝有之，唯少年时，见人说冬夏二至，宜绝房事。因于每至前后，共戒一月。”此本载在《月令》者，伊偶闻之，诚信而力行，多历年所，是所谓修养之要诀也。恨知读书者反不能行，而自促其亡耳。余老矣，悔不及早闻此言。后来少年，宜因此言慎戒以遐享焉。

凡人欲养身，先宜自息欲火。凡人欲保家，先宜自绝妄求。

精神财帛，能惜得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视人犹己，亦宜为其珍惜。切不可尽人之力，尽人之情，令其不堪。到不堪处，出尔反尔，反损己之精力矣。

有走不尽的路，有读不尽的书，有做不尽的事，总须量精力为之，不可强所不能，自疲其精力。余少壮时，多有不知循理。事多，有不知惜身事。至今一思一悔恨，汝后人当自检自养，毋效我所为，至老而又自悔也。

切不可习天文讖纬之书，切不可听妖人呪魔之法，自取不可测之祸。若全真炼丹，总属妖妄，尤切不可轻信，以自破其家。

读书的有文会，文会择人，方有益无损。做百姓的有社会神会，此地方一众事，不可独吝出银，不赴饮可也。若银会、酒会，则万万不可与，未有与而克终者。

讼非美事，即有横逆之加，须十分忍耐，莫轻举讼。致必不可已处，然后鸣之官司，然有从旁劝释者，即听其解，已之可也。《讼卦》辞中“吉，终凶不克”等语，最宜三复。然究之“作事谋始”一语，则绝讼之

本也。

谚云：“若要宽，先完官。”钱粮切不可拖赖。吾家世来先完钱粮，故里长争夺为甲首。今虽业渐稍充，亦只照先限完银，不累里长比责；照旧加赠完粮，不累里长赔账。里长常要我为甲首，可常为快活百姓矣。切不可听人说，自立宦户。立宦户，要白养一个出官的人。万一差池，县父母或加比较；官军临兑，或来噪嚷。即讨得小便宜，失却大体面矣。万一田多要立，亦宜分付出官的人谨慎承役，且宜自加照管，莫使出官的人侵渔其间，为身家之累。

凡有必不可已的事，即宜自身出头可以了得。躲不出头，人视为懦，受欺受诈，不可胜言矣，且事亦终不结果，多费何益。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可省已。

积金积书，达者犹谓未必能守、能读也，况于珍玩乎！珍玩取祸，从古可为明监也，况于今世乎！庶人无罪，怀璧其罪。身衣口食之外，皆长物也。布帛菽粟之外，皆尤物也。念之。

今人酷信风水，将祖先坟茔迁移改葬，以求福泽之速效。不知富贵利达，自有天数。生者不努力进修，而专责死者之荫庇，理有是乎！甚有贪图风水，至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可惑已。

看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节，说到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安可不觅善地以比化者？但善地在藏风敛气，可荫庇后人耳，必觅发达之地，多费心力以求谋，甚至损人而利己，此最是伤天理事，切不可为。若所葬埋处，苟无水无蚁，亦可自惬矣。或听堪舆家言，别迁移以求利达，是大不孝事。天未有肯佑之者，尤切戒不可，切戒不可！

吾上世初无显达者，叨仕自吾始。此如大江大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唯十分培植，或可永延无坏。否则，夜半一风潮，旋复江湖矣。可畏哉！可畏哉！

创业之人，皆期子孙之繁盛。然其本要，在于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实，皆曰仁。仁，生生之意也。虫蚀其内，风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内生淫欲，外肆奸邪，即虫之蚀，风之透也。慎戒！兹为生子生孙之大计。

凡人为子孙计，皆思创立基业，然不有至大至久者在乎！舍心地而田地，舍德产而房产，已失本矣。况惟利是图，自损阴鹭，欲令子孙永享，其可得乎？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来人试得多了，不消我复去试。得祖宗积德若干年，然后生得我们，叨在衣冠之列，乃或自恃才势，横作妄为，得罪名教，可惜分毫珠玉之积，一朝尽委于粪土中也。

语云：“讨便宜处失便宜。”此“处”字极有意味。盖此念才一思讨便宜，便自坏了心术，自损了阴鹭，大失便宜即在此处矣。不必到失便宜时，然后见之也。

高明之家，鬼瞰其户。凡事求无愧于神明，庶可承天之佑。否则，不觉昏迷，自陷于危亡之辙矣。“天启其聪”“天夺之鉴”二语，时宜惕省。

释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此言极佳。但彼云前世、后世，则轮回之说耳。吾思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今日以后，而子而孙皆后世也。不有祖父之积累，昔日之勤勉，焉有今日？乃今日作为不如祖父之积累，可望此身之考终，子孙之福履乎？是所当惕省者。

余令新兴，无他善状，唯赈济一节，自谓可道前过。乃人揭我云：“百姓不沾一粒，尽入私囊。”余亦不敢辩，但书衙舍云：“勤恤在我，知不知有天知；品鹭由人，得不得皆自得。”今虽不敢谓天知，然亦较常自得矣。汝辈后或有出仕者，但求无愧于此心，勿因毁誉自为加损也。

余常自揣，深过涯分，特书小联云：“得此已过矣，敢萌半点邪思；求为可继也，须积十分阴德。”此四语是我传家至宝，莫轻视为田舍翁也。

吾家世用纹银，不识煎销银匠，却亦自得便宜。用低银及串水米者，自损阴德不小，当切以为戒。

今人欲欺人，岂能行之智与强者，无非欺其愚、欺其懦弱而已。然老天煞有明眼，报应分毫不错，吾谁欺，欺天乎！此匪独大契约、大交关处不可欺，即权衡豆釜之间，亦不可分毫欺也。

凡置田地房屋，先须查访来历明白，正契成交，价用足色足数，不可

短欠分毫，稍讨分毫便宜，后将有不胜之悔矣。“贵买田地，积与子孙”，古人之言，不我欺也。若贪图方圆一节，所损阴德不小，尤宜深戒。

谚云：“贪产穷，惜产穷。”此言大是有味。

田地多，难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仆多，难约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膏腴的，人所羨；伶俐的，会使乖。曷慎诸？

余嫁女不论聘财，娶妇不视奁资。自任回抵，舍房闾中不留一文，是儿曹所共知见者。后人当以为式。

余总角时，遇长者于道，肃揖拱立，俟过后行。偶有问及，则谨对而退，而面犹发赤也。今少者似不如是矣。尔曹但看阙党童子一章，自知礼逊，可免欲速成之诮。

一部《大学》，只说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说得修道；一部《易经》，只说得善补过。“修补”二字极好。器服坏，且思修补，况于身心乎！

《易》曰：“聪，不明也。”《诗》曰：“无哲不愚。”自恃聪哲的，便要陷在昏昧不明处所去，可惜哉！所以人贵善养其聪，自全其哲。

智术仁术不可无，权谋术数不可有。盖智术仁术，善用之，以归于正者也。权谋术数，曲用之，以归于谲者也。正谲之辨远矣，动关人品，所系不小。宜慎诸！

才不宜露，势不宜恃，享不宜过。能含蓄退逊，留有馀不尽，自有无限受用。

凡闻人过失，父子兄弟私会时，或可语以自警，切不可语之外人，招尤取祸，所关不小。

凡与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轻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谓有心讥讪，痛恨切骨矣。《书》云：“唯口出好兴戎。”《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戏谑尤所宜慎。

听言当以理观，一闻辄以为据，往往多失。常言俗语，与圣经贤传相表里，慎毋忽焉而不察。

俗语有尽可动人者，即骂詈之言，不可不察也。今人动说不能器，不能器，其可以成人乎？北人骂人不当家，不当家，其可以成家乎？

余性太直戆，一时气忿，所发言行，多有过当处。虽旋即追悔，然亦

已无及矣。是儿曹所宜深戒者。

余闻一善言，无一不细绎，无一不牢记。向在京寓，一好修老人家偶见余恼发，徐解曰：“恼要杀人。”余闻此一语，知好亦杀人，不独恼也。又尝对余言：“天平上针是天心，下针是人心。下针须合着上针。”极为善喻。又尝与余言：“狮子乳，唯玻璃盏可以盛得，金银器亦能渗漏。”此事虽不试见，然闻人善言不以实心承受，能如玻璃盏乎！是语亦有禅机，不可不牢记者。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闻人暧昧，决不可出诸口。一句虚言，折尽平生之福。此语可深省也。

阿谀从人可羞，刚愎自用可恶，不执不阿是为中道。

寻常不可见得，能立于波流风靡之中，是为雅操。

“澹泊”二字最好。澹，恬澹也；泊，安泊也。恬澹安泊，无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反是以求浓艳，趋炎势，蝇营狗苟，心劳而日拙矣。孰与澹泊之能日休也。

人要方得圆得，而方圆中却又有时宜在。《易》论圆神，方知益以“易贡”二字最妙，变易以贡，是为方圆之时。稜角峭厉，非方也；和光同尘，非圆也；而固执不通，非易也。要认得明。

语云：“自成自立，自暴自弃。”又云：“自尊自重，自轻自贱。”成立暴弃，自我尊重轻贱，自我慎择而处之。

余少时偶书一联：“做人要存心好，读书要见理明。”究竟自壮至老，亦只此二句足以自警。

讲道讲甚么，但就弟子入则孝一章，日日体验力行去，便是圣贤之徒了。先儒训道言也，又训道行也。言贵行，行方是道。不行，虽讲无益也。宜辩诸！

圣贤教人一生谨慎，在“非礼勿视”四句；教人一生保养，在“戒之在色”三句；教人一生安闲，在“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教人一生受用，在“居天下之广居”一节。

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此二语极为吃紧，朝夕常宜念省。